

## 母親的心 梁培德

『汪洋的另一端，  
有一座新墳。  
墳底下埋著，  
我至愛的母親……』

母親的心終於停了。那顆跳動了七十多載的心終於永久的靜下來。那顆關懷了她三個兒女五十多個寒暑的心終於離我們而去。

那是二零零四年一月二日午時（香港時間），離醫生宣布她的主動脈心瓣已到末期還不到兩天的時間。在毫無醫生的預警下，我竟於出事兩天前跑回太平洋的另一端，準備重返工作崗位，不能不算一生的憾事。

母親陸氏，字漢妍，生於一九三零年於中國漢口，時值二十世紀中國和美國一段極為艱難的時間。可說是「生於憂患」。童年的生活，沒有細傳下來。只知道七歲就喪父，外婆年輕守寡而母親又是唯一的女兒，輾轉逃回外公在中山的鄉下避難。在鄉下生活過得很不容易，但仍唸了一點書。直到她十八歲那年，由香港的堂兄（父親的好朋友）轉接到港，安置在祖父開的洗衣店工作，兩年後父母移到澳門並在那裏結婚，後陸續誕下了哥哥、我和妹妹。父母親在那裏靠養雞過活，也做過洗衣店和自行車修理，但生意都失敗，生活十分艱苦。隨後得機會重返香港發展，因而自約三歲時我便開始在港長大。

到港後生活仍是捉襟肘見。就在漸漸的穩定下來不久，母親就患了她生平第一次重病，得了乳癌。那時她才二十八歲。惜那年父親已開始了他一生海員生涯，直到六十歲退休時，大部份時間都赴洋遠去。母親那時身患絕症，身旁又帶著三個稚齡的小孩，卻能毅然做出決定接受左側大切除的手術，終得上天憐憫，她竟然過了這一大關，繼續留下來把我們帶大。多年後常聽她說，那時她最擔心的還不是她本身的病，而是怕她若然死去，我們三個小孩會變得多可憐...

母親自重病後四十多年來身體一直都很弱，加上父親不在旁，每月往船公司支的只有微薄的薪資，我們小時候的生活是頗為艱苦的。還記得有一段日子只有白飯吃，為能有點味道，母親教我們加點醬油；又為了能多點香味，母親又教我們加點豬油。

就在這「貧病交逼」底下，母親終於把我們帶大起來了。她雖然沒有受過很多教育，卻把我們的學業放到最重要的地位，直到我在美把博士學位唸完後，她

才放下這一心願。學校裏的老師都和她很熟，知道她最是緊張自己的小孩。其中小學時教數學的汪老師，更與我家成了「一世之交」，直至母親舉殯時仍出現在她的靈堂裏。小學畢業後，爲了減輕她弱軀的操勞，我和哥哥入住了一教會辦的寄宿學校，平日生活都由校內的神父修士照顧，但每星期天母親總是帶著妹妹，長途跋涉的爲我們送來湯水和其他補給品。就這樣，她一生從沒有間斷的不停爲我們帶來「補給品」，直到她死前的一刻。就連我在寫這文時身上的每一件衣服，都是出自她手中的。自中學畢業後考進香港的大學，及後赴美留學，慢慢減少母親在生活上照顧的需要；然而她的關心與掛心卻從來沒有多大的改變——直到她心房停頓前的一刻。

母親的心一生可說是飽嚐了「生離」的滋味。最先是父親每次上船離港時那種心裏的難過。還記得小時候母親的左臂因手術後常痛，我們小孩就常替她搥骨紓解。一邊搥骨，母親就一邊教我們唸唐詩。每次唸到杜甫「兵車行」裏「…爺娘妻子走相送，塵埃不見咸陽橋。」一句，母親的傷感現在仍隱隱記得。及後每次送我們回住寄宿學校，告別時她眼角裏的淚珠，至今仍閃閃生光在我的眼前。大學畢業後我和哥哥都遠赴重洋升學，其後更寄留異鄉執教，期間和母親不知多少次的重逢與再別，每次別時的「依依」---- 都深深的刻在我的心裏。

母親的心一生可說是飽嚐了無盡的牽掛。一個典型的傳統女性，拖著半殘的身軀，雖是從未到外工作，生命裏大部份的努力與心思都給付了她的三個兒女。小時候最怕的是我們的病痛。每次生病，除了吃藥、塗油；還有求神禱告，晚上總是醒着看我們。我幼時因頑皮常發生意外。在住宿學校時，中一從山坡上摔下跌破了牙及手骨，中二踢球時傷了腳…及至大學畢業後一次腳踏車旅行摔破了頭。我能肯定的說，每次意外爲母親帶來心裏的痛，絕對比我肉軀所受的痛深得多。除了病外，還有學業、事業，以至一切生活瑣事，母親無時無刻都不一一牽掛在心。例如妹妹每天下班，平安到家後必定要致電讓母親知道。這種牽掛也許是已成習慣，也許是最自然的母性的流露；不管她自己的健康有多差，不管她心情有多壞，這種牽掛就從沒有停止過——直到她死前的一刻。

母親的心晚年時總算能得到一點的慰藉。我們兄妹終能長大成人，成家獨立了。母親也成爲四個孫兒的祖母。有空還飛到新加坡探大哥，或到美來與我們團聚。可惜，就在她的心總算能稍靜下來安享人生的時候，八年前的一天，突然在港心臟病發作——這顆勞碌了數十年的心終於到了它的極限。最後雖然幸能得在醫院搶救回來，然而她亦從此要拖著半殘的身心，渡過她最後的年月。自母親病發後，醫生給我們說她的心肌嚴重受損，大概只可再撐幾年。我在美從友人中獲悉一種藥物(Co-enzyme Q10)對心肌有助，就一直買給她吃。這八年來我們全家至少每年一次，回港與母共聚。其間母親雖在行動與飲食有些兒不便，但每次相聚時總帶給她一定的樂趣。正在我們幻想着也許能有一較長久而穩定的

「病後生涯」時，兩年前的一個檢查裏，醫生告訴她發現了新的問題——她的主動脈心瓣已嚴重損壞，必須換掉才能阻止病情的惡化。

就在母親面對着這「開心大手術」猶疑了一段日子，最後的時刻終於來臨。在去年感恩節前兩星期，從電話中知道她情況轉壞，呼吸困難，便立刻藉感恩假飛回港看她，送她到兩所不同的醫院，以為終能找到了好醫生，把她安頓下來後即飛回美上班。惜返美後得悉她情況未有轉好，便於僅三天後向校方申請提前放冬假，再次飛回香港陪伴母親。到十二月中有些起色，醫生着我們帶她出院。不幸地回家後反覆不定，經共三次的「出院」、「入院」；最後像是母親為了結束我們為了她不斷的奔波和牽掛，斷然撒手塵寰。我一生雖有超過一半的時間不在親旁，但母子連心卻從未有間斷過。然而這顆一直在關懷著我的心終於離我而去了。母親一生嘗盡了「生離」之愁滋味，幸而到「死別」時去得很快而又沒有太大的痛苦。當時我正從美致電她身邊的傭人希望能和她說些話，傭人把她扶起來，未及開聲就倒下去了。可惜的是在她離世兩天前，在毫無醫生的預警下，我竟離港返美來預備新一學期的功課！到最後在電話裏知道她終於去了，唯有立刻再飛回港來辦她的後事。在喪禮過後寫了：

『三越平洋伴親傍，弱軀難耐病魔狂。駕鶴仙遊飄然去，慈顏永念百世芳。』

母親的心終於停了。但她的愛將無止息地延續下去……

（二零零四年二月 寫於美國俄立崗州。）

[後記] – 在母親病逝後的暑假再回港時，從傭人口中才知道母親在最後的一些日子中常給她說到最後一刻時，她將力撐讓我們在不察覺中離去後，她才會獨自悄然向人世告別。她想這樣我們就可避過最難過的一刻。想不到我最遺憾的事竟然是她的心願！